

乡土魔幻·黄皮子娶亲

创作马拉松作品

共 12 章 · 约 20741 字

第001章_狗不叫的夜里

第001章 狗不叫的夜里 李远山坐县里最后一班小客车回黄泥坳，车窗上蒙着一层灰，手指一划就是一道亮痕。四月的山路已经发热，轮胎碾过去，黄土从路边翻起来，贴在玻璃上，村子便总像隔着一层旧纱。司机认得他，半路还回头问了一句：“省城待不住了？”李远山没接这话，只把背包往怀里抱紧一点。包里装着几件换洗衣裳、一台旧笔记本，还有县医院给父亲开的化验单。医生说，咳成这样，拖下去不行，最好尽早住院。电话里说不清，李远山只好自己回来。黄泥坳还是老样子，吊脚楼挂在坡上，屋檐下晒着玉米和辣椒。只是人更少了，几户人家的大门锁着，门口杂草长到膝盖。远山从村口走进时，最先觉得不对的是声音。这个点，本该有狗对着生人叫，有鸡从柴堆里扑棱出来，有谁家电视开得老大，唱两句过时的山歌。那天傍晚，村里安静得像刚下过一场大雪，只有溪沟那边水流打石头，一下一下敲着。他走到自家院门前，黑狗“墨团”趴在门槛里，眼皮抬了一下，鼻子动了动，又把头压回两只前爪之间。远山弯腰摸了摸它的脖子，狗身上热乎，喉咙里却没有一点要叫的意思，连见了主人回家该有的兴奋都没有。屋里传来一阵干咳，像木柴在灶膛里炸开。父亲李大山扶着门框出来，腰板比去年又矮了一截，肩上搭着件旧褂子，胸口起伏得厉害。“回就回，站门口发什么呆。”李大山说。李远山接过他手里的药碗，药是村里赤脚医生配的草根汤，黑得发亮，一股土腥味。“县医院让我带你去拍片，明天就走。”李大山没接，转头往院外看了一眼，压着嗓子说：“今天别说这个。昨夜里，村里狗都没叫。”远山以为自己听错了。“狗不叫算什么事？天热，懒得动。”“你念了几年书，嘴里就剩这个了。”父亲慢慢坐到竹椅上，咳得脸发红，“黄皮子要办事，狗先闭嘴，这是老人传下来的。”院墙外很快有人搭话。周二爷背着柴捆从坡下走上来，汗把蓝布褂浸出一圈深印子。“远山回来了？正赶上了。昨夜我家那条黄狗，拿棍子捅它都不吭，今早鸡圈里还少了两只鸡。别怪二爷多嘴，这阵子夜里少出门。”李远山把人让进来，给周二爷倒了碗凉水。老人没坐，喝完就走，临走前朝后山方向努了努嘴，像那边真有一门喜事要办。他看着老人背影消失在竹林口，心里生出一点烦躁。这个村子总这样，一件没头没尾的小事，到了第二天就能长出手脚，自己会走路。天黑后，村里更静。父亲早早上床，咳一阵停一阵，屋梁上有老鼠跑过，沙沙响。远山坐在灶边给手机充电，信号断断续续，消息发

不出去。他听了半夜，果然没听见一声狗叫，连隔壁周家那条最爱扑人的黑背也没动静。溪沟边有虫叫，竹叶有风擦过，就是没有狗声。安静久了，连这件事本身都像是真的有点怪。快到子时，他想起院里晾着衣服，起身去收。手电往门口一照，门槛边落着几绺黄毛，细而长，颜色发亮，沾着一点湿气，像刚从什么活物身上蹭下来的。墨团还趴在门里，看见手电光，耳朵动了动，把鼻子埋进前腿里。远山蹲下去，捻起一根黄毛，指腹上留下一点油滑。他抬头往院外看，村道空着，月亮挂在山肩上，后山那边黑成一整块。屋里父亲忽然叫他：“别在门口站太久，把那东西烧了。”“什么东西？”“黄皮子掉下来的毛，留家里晦气。”李远山把那几根毛夹在掌心，心里并不信这个，可那一小团发亮的黄，贴着他手心时还是有点发热。他找来火柴，把毛丢进灶膛。毛一卷，发出细细的焦臭，像烧了谁家旧棉絮。火光往上窜了一下，屋里墙壁跟着晃动。父亲在床上翻了个身，闷声说：“夜里要是听见有人吹唢呐，也别出来看。”这句话让李远山想起小时候听过的那些闲话。老人们蹲在晒坝边剥苞谷，说黄皮子娶亲时抬轿的不一定都是黄皮子，也有借路的人；说见了灯，眼睛要往地上看，不能跟着上山，不然家里会少一口人。那时候他拿这些话当吓孩子的玩意，如今父亲用这样认真的口气说出来，屋里那点焦毛味便跟着压下来，像旧事也有了形。李远山没应声。他坐回灶边，盯着那团火灰看了一会儿，才意识到自己也在等，等院外哪一条狗突然叫起来，把这一夜重新叫成寻常日子。可一直等到火灭，黄泥坳还是静着，像整村人都把气收进了肚子里。

第002章_红灯笼

第002章 红灯笼 第二天一早，晒谷场上就围了人。黄泥坳平日里办什么都爱往那里去，磨豆腐、分稻种、评低保，连吵架也要拎到场上讲，像站到空地里，理就能更直一些。李远山本想去镇上找车，带父亲去县里，刚走到半坡，便看见场中央围出一圈人，圈子里是翠花。翠花抱着药纸包，头发散着，脚上那双蓝塑料凉鞋沾了半层泥。她脸色不算白，说话却带着抖：“我昨晚从河坎那边回来，走到后山岔口，见山上有红灯，一盏接一盏地晃。起初我当谁家偷着上山砍木头，躲在刺梨丛后头看，后面又出来一顶红轿子，前头还有东西吹吹打打，声音不大，跟从土里冒出来一样。”人群里有人吸了口凉气。周二爷把旱烟杆在鞋底敲得啪啪响：“我就说吧，狗不叫不是空来的。”“你看清没有？真是轿子？”有人问。“那还能假？”翠花说，“四四方方的，红布搭在上头，前后都晃灯。我吓得趴在地上，等它们过去才敢动。回家鞋都跑掉一只。”她说着，低头去找那只鞋，像怕别人不信。李远山站在人堆外，目光落到她鞋底那层泥上。黄泥坳后山的土偏黑，夹碎石，雨水一泡就发黏，踩到鞋底会裹成团，不会这样一抹就红。这样的颜色他见过，昨天下车时县道边那条废矿路就是这个色，铁锈一样，晒干后掉粉。王村长从人堆里挤出来，手里还端着搪瓷缸，像刚吃完早饭就赶来了。“都别乱插话，让翠花把话说全。”他转向翠花，口气温和，“你还听见什么，闻见什么，都讲。”翠花抿了抿嘴，说闻到一股烧香味，还听见一阵像女人哭又像笑的细声。有人立刻接上，说那就是娶亲路上的“送喜腔”；也有人低声念起老辈子的规矩，说撞了这事，家里要烧纸避让。几句话翻过来，场上的空气就变了，连太阳都像压低了一寸。李远山看着这些熟面孔，忽然明白父亲为什么昨晚那样郑重。对村里人来说，只要有第一个人亲眼看见，后面的事就顺理成章。几个上年纪的女人已经站到场边商量纸钱怎么烧，说红灯既然见

了，旧年剩下的黄纸压不住，得换新纸。年轻些的人嘴上说听个稀奇，脚却没离开半步，像多站一会儿就能多知道一点保命的规矩。李远山看着他们围成的圈，心里很清楚，翠花只要站在圈中央，真假已经退到后头，剩下的是全村人怎么往下接这件事。李大山也来了，站在边上咳得直不起腰，还抬手冲李远山招了招，示意他别在旁边杵着。远山走过去，刚要说带他去看病，父亲先压低声音道：“今天哪儿也不去。王村长说了，要请法师来压一压。”“你病成这样，还去凑什么热闹。”李远山皱起眉。“病和这个是两回事。”李大山说，“山里办事，人得守礼。”王村长像专等这句话，顺势把搪瓷缸往石墩上一放，提声说：“大伙儿听我一句。事到了这一步，不能由着它传。镇上我认得一位刘法师，看山看水都有名，我这就去请。钱先从村上垫，后头再算。谁家这两日夜里听见动静，关门，不要追，不要喊。”人群里没有反对的声音。有人点头，有人赶着回家备香烛。翠花抱紧药包，往场边退了两步，眼圈发红，像一夜没睡。她经过李远山身边时，凉鞋底沾着的红泥在青石板上落下一小片碎渣。远山弯腰捡起一点，指甲轻轻一压，泥末散开，里头有细细的黑砂。他站起身，拦住翠花：“你昨晚从后山回来，怎么踩的是矿路的土？”翠花先是一愣，接着把脚往裙摆后一藏：“我一早去镇上给娃抓药，走县道带上的。”“昨晚下过露，后山土湿，鞋边该有草籽。你这鞋只有红泥。”晒谷场上还有人没走远，听见这句，齐刷刷回头。翠花脸上那点血色一下没了，怀里的药包被她捏出一道褶子。她看了王村长一眼，低头说：“你读过书，说什么都像道理。我昨晚吓成那样，哪还记得鞋踩过哪条路。”王村长上前半步，把话接了过去：“远山，翠花一个女人家，看见那种东西，魂都飞了，你还拿鞋底盘问她？有这工夫，回去照看你爹。”李大山也扯了扯儿子的衣袖，像嫌他在众人面前不懂事。李远山没再问，只把那点红泥攥进掌心。等人散得差不多，他抬头望了一眼后山。白日里的山跟往常没两样，杉树立在坡上，风一过，叶子翻出银白，像有人在里面拿手背轻轻一抹。只是那条通向废矿路的岔道，从村口弯出去时，颜色比别处更深，像一条刚翻开的旧伤口。

第003章_法事

第003章 法事 刘法师中午就到了，坐一辆沾满泥点的面包车，车顶绑着纸扎、桃木剑和两只塑料红灯。车刚停稳，晒谷场边便围满了人。黄泥坳平日见不着这种阵仗，法师一下车，先把衣襟抖开，露出一身洗得发灰的道袍，胸前挂着铜铃和木牌，腰间别着一把旧木剑，模样半真半假，却正合村里人的心思。李远山站在人堆外，看他和王村长说话。王村长陪着笑，把人往祠堂里让，嘴里一口一个“麻烦师父”“全村都仰仗”。刘法师不急着看山，先绕着场子走了一圈，脚步不快，眼睛却很灵，狗圈、路口、老槐树和通后山的岔道都扫了一遍，像是在挑合适的台面。等他停下，便说后山口有“惊门”，今晚要先镇门，再看正主。村里人听见这句，神情都郑重起来。李大山让李远山去帮着抬香案，远山不想动，父亲只说了一句：“来都回来了，别让人看笑话。”他只好搭了把手。香案摆在祠堂门前，红布一铺，碗口大的蜡烛、纸马、猪头肉一件件码上去。刘法师拿出一面小铜镜，对着后山口照了照，又让人抬来一盆清水，往里撒灰。水面上什么也没有，村民还是围得更近，连孩子都被大人按着头，不许乱说话。祠堂台阶下还摆着各家送来的鸡蛋、糯米和酒，谁家东西送得多，王村长就顺口夸一句心诚。几个平日最爱说笑的后生这会儿也缩着肩，抬纸马时连眼神都不敢往山口送。李远山看见刘法师的徒弟把一

只扩音喇叭塞进红布后头，又拿胶带把线按进石缝，这套做派跟他在工地上见过的临时接电差不多，只是外头裹了一层香火皮。法事开始时，太阳正晒，铜铃一摇，声音却很尖，像能把人耳朵缝里藏着的灰都勾出来。刘法师念的词半文半白，快的时候谁也听不懂，慢的时候专挑“避祸”“让道”“山灵有请”这些字眼落下。两个跟车来的年轻人拿着长竹竿，在场边插起小旗，旗角缀着红布条，风一吹就响。李远山看了一会儿，发现旗杆底下埋着细电线，顺着石缝往祠堂后头去了。他顺线摸过去，在柴房拐角看见一个旧电瓶，旁边还放着两个矿用应急灯，塑料外壳上印着没撕净的商标。那灯不是山里人常用的东西，样式和县道边矿点值班室挂的一样。远山抬脚碰了碰电瓶，线头轻轻晃了一下，前头红布条便跟着一颤，像真有气从地下往上走。“别乱碰。”身后有人低喝。他回头，看见刘法师的徒弟正抱着一捆纸钱站在阴影里，脸上没什么表情。远山把脚收回来，问：“法事还用得着电瓶？”那人看了他一眼，说：“镇门要借火气，你懂什么。”李远山没跟他争，转身回到人群里。场上的戏越做越足，刘法师拿桃木剑挑起黄纸，在蜡烛上点着，纸灰打着旋往上升。李大山跪在香案前，手里捏着三炷香，咳得肩膀直抖，还要把头磕到底。远山看着父亲那副样子，心里发堵。他读书这些年，总觉得离村里那些旧规矩已经够远了，回来才知道，真要碰上事，人还是会被拖回原来的路上。父亲额头碰到砖地时，灰沾了一小片，抬起头也顾不上拍。周二爷跪在他旁边，嘴里一直念着什么，念到急处，连牙都在打战。李远山站在他们身后，忽然意识到法事最厉害的地方不在法器上，而在它给了所有人一个统一低头的方向。只要头一起低，后面的话就容易往人心里灌。天擦黑时，第一场法事算完。刘法师说今晚只压门口，后山里头的东西还没送走，三日内要再做一场大的，不然压不住。人群里立刻有人问要准备什么，有人问要不要杀鸡。王村长满口答应，说全村都会配合。李远山借着收香案的工夫，把祠堂后门推开一条缝。里面堆着纸扎轿架、竹篾和几卷红布，角落里还有一箱没拆开的红灯，纸箱上盖着一层麻袋，边角露出印字：矿山物资。就在这时，隔墙传来低低的人声。“前头说好的只是镇门，后山那场另算。”是刘法师的声音，压得很低，尾音却硬。王村长说：“你放心，不会少你的。”“不是少不少的事。今晚这场，人已经叫起来了，后头要见真影子，东西得换，路也得铺。第二笔钱不到，我不接。”李远山屏住气，手还扶着门板。外头有人喊村长，脚步声很快散开，墙那边的话也断了。他把门轻轻合上，回头时正看见父亲站在不远处，手里还攥着没烧完的香根。李大山脸色发灰，看着他，像想说什么，最后只吐出一句：“你别四处乱摸，这事不是你能掺和明白的。”李远山没答。他望向后山，暮色已经把山梁吞下去，只剩祠堂前那两只红灯还亮着，灯壳是塑料的，光色硬得很，在风里一晃一晃，看久了也像活物。

第004章_父亲的病

第004章 父亲的病 法事过后的第二天，李大山的咳嗽更重了。清晨刚亮，他在灶屋里弯着腰淘米，咳得整个人都在抖，木盆里的水也跟着晃。李远山过去接手，盆底却落下一点暗红，像谁拿铁锈轻轻抹过。他把盆往灶边一搁，心里一下收紧，转身就去翻背包里的检查单。“今天去县城。”他说，“车我去借，住院的钱我先垫。”李大山把手在裤腿上擦了擦，像没看见那点红。“不去。”“不是头疼脑热，这是肺上的事。”“肺上的事也是山里吹的风、下的雨养出来的，进城躺几天，钱花没了，病还

在。”李远山听得火往上顶，又压住了。他把单子摊到桌上，一项项指给父亲看，白细胞、阴影、复查日期，全是黑字，可这些字落在灶屋昏黄的光里，一点分量都没有。李大山看了两眼，伸手把纸推开，说：“你要真孝顺，就别赶在这时候拖我出村。黄皮子办事，家里男人不能空着。”“你把命都压给这句话了。”“那我这一辈子还能压给什么？”李大山抬起头，眼睛因为发烧泛着红，“你娘走得早，我一个人把你拉大，靠的是认天认山，不是认医院。村里多少代都这么过来的。”李远山一时没接上话。他想起自己高考离村那年，父亲也是背着一口蛇皮袋送他到县道边，一路反复叮嘱他，在外头别跟人争嘴，别信嘴甜的人，身上要留回来的路费。那时他嫌这些话土，如今同样一个人站在灶屋里，守着一副病得快垮掉的身子，还在拿旧办法顶着，像守着最后一块没被世道搬走的石头。这话像块湿木头，砸下来不响，却沉。李远山想起省城工地上那些混凝土柱子，钢筋一根根算得清清楚楚，承重、抗震、伸缩，全有公式；到了黄泥坳，父亲这副身子却不肯按任何公式来。他沉着脸去煎药，药锅在火上咕嘟冒泡，屋外鸡在刨土，日子还是原来的样子，病却不肯停。午后天阴下来，风从后山卷过，带着湿冷。李大山吃了药，躺到床上，额头滚烫。远山拿井水给他擦身，毛巾一遍遍拧干，换上去又热。父亲闭着眼，嘴里说话颠三倒四，一会儿叫他去关鸡圈，一会儿说不要让人把轿子抬进坳口，像人已经不在这间屋里。“谁抬轿子？”李远山低声问。李大山没睁眼，喉咙里咕哝着：“三十年前……也是先说狗不叫，后头才见红灯。老路口上全是人，谁都不敢追……追的人，没一个得好。”远山手里的毛巾顿了顿。“你看见过？”父亲像没听见，额角汗一层层往下滚。“别让他们卖山……那回也是这样，先让人怕，再让人签字。福生掉下坡，老宋淹死在沟里，桂枝喝了农药……都说是看了送亲路，谁还敢问后头的事。”李远山盯着父亲发白的嘴唇，心口一下下跳。三十年前死过三个人，这话他昨天只当父亲随口提，如今从病话里又冒出来，前后就有了骨头。卖山两个字更扎耳朵。王村长这几日忙前忙后，说是替全村压事，可县道边那条废矿路、祠堂后头那箱矿灯，还有翠花鞋底的红泥，都在往一处拧。他起身去门外给镇上的同学打电话，想借辆车，信号断了又续，话刚说到一半就没了音。再拨过去，始终接不上。屋檐下站着两个来送草药的婶子，看见他举着手机发急，只低声说这几日别折腾李大山出门，法事没过，路上犯忌。李远山把手机收起来，胸口那团闷气越积越硬，像连空气里都有人拦着他。傍晚时，雨点砸下来，先稀后密，屋瓦上很快连成一片。李大山烧得更厉害，忽然一把抓住远山手腕，力气大得不像病人：“别去看热闹。山上那队东西，你认不得，认了就甩不掉。”“山上到底有什么？”父亲睁开眼，瞳仁里映着昏暗的窗纸，像两口小井。“有些是畜生，有些是人。掺一块，分不开。”说完这句，他力气一下散了，手从远山腕子上滑下去，呼吸拖得又长又重。雨还在下，屋后竹林被风推得来回摆。李远山坐在床边，听着父亲的喘息，脑子里把这几天的事一件件摆开。狗不叫、黄毛、翠花的红泥、刘法师的电瓶、父亲嘴里的卖山，全都挤在一起，像一堆湿木柴，越压越沉。他知道再等下去，只会等来第二场更大的法事，等来全村人一起把恐惧抬上山。夜里父亲退了点烧，睡得不稳。李远山把手电、雨衣和手机都收进包里，坐在门槛上看雨线从屋檐落下。后山在夜色里黑得很平，像把所有路都收起来了。他盯着那片黑看了很久，心里一点点定下来。父亲不肯去县城，他一时搬不动；村里人信的东西，他靠嘴也说不散。那就只剩一个办法，自己上山，去把那条送亲路看明白。

第005章_上山

第005章 上山 第二天雨停得早，山里潮气还没散，草叶上挂着一串串水珠。李远山天刚亮就出了门，父亲还在床上睡，呼吸有点重，床边那碗药只喝了半截。他把纸条压在桌上，说去镇里借车，背上包沿着田埂往后山走。村口几户人家的门半掩着，有老人坐在火塘边熏鞋，见他往山上去，只看了一眼，谁也没叫住。平日进后山只有两条路，一条走溪沟，绕远，湿滑；一条穿杉林，窄得只能过人。李远山昨晚在门槛边坐到半夜，记住了王村长他们法事时频频望向的方向，顺着坡脚摸过去，果然在刺梨丛后发现一条新踩出来的小路。路边草梗折得新鲜，泥里压着胶鞋底纹，间或还有硬底皮鞋印。山里人上坡多穿解放鞋，印子浅，这些印子却带着城里鞋掌的花纹，边缘利落，像昨天才踩上去。旧猎径他小时候跟父亲走过，路面被落叶盖得厚，踩上去发虚，还总有横生的藤蔓绊脚。这条新路却专挑省力的坡走，拐弯处还砍掉了挡路的小杂木，有两处连石坎都被人垫平了，像专给抬东西的人留的。越是这样，他越确定这不是山里兽路，而是一条临时赶出来的人路。他蹲下看了看，路边还有烟头、矿泉水瓶和一截剥开的电线皮。后山老林里没人丢这种东西。再往上走，林子里有股潮木头和野兽臊味混在一起，偶尔能看见鸡蛋大的洞，洞口散着碎毛和干粪，黄皮子该是真有几只。它们在这山里住了不知多少代，只是平常不跟人照面。李远山一路走一路记，心里反而稳了些。真畜生留下的痕迹，和人装出来的把戏，放在一处看，界线并不难认。快到山腰时，他看见一间歪斜的守山棚，棚顶压着破瓦，墙根挂着几串晒干的菌子。门口坐着个瘦老头，头发全白，手里削一截竹篾，旁边卧着一条土黄狗。狗抬头看了李远山一眼，没有叫，只把尾巴扫了扫地。远山停住脚，猜到这就是村里说的哑巴守山人。老头看他一阵，起身进棚，拿出一块石板和一截木炭，在石板上写了四个字：你爹的娃。李远山点头：“你认得我？”守山人又写：认得你爹。字歪歪扭扭，却很有力。远山把包放下，直接问：“山上那条新路，谁踩出来的？”老头抬起木炭，在地上画了一条线，又在旁边画了几个鞋印，接着写：人。“红灯笼呢？”守山人写：也是人。写完这句，他抬手往林子深处指了指，又补了几个字：黄皮子只走自己的路。李远山顺着那方向看过去，杂草间隐约有一道更细的兽径，贴着乱石根往山坳深处钻，和他脚下这条新路完全不是一个走法。他心里一动，坐到门槛边，压低声音问：“你知道他们在做什么？”老头盯着他看了很久，像在掂量他能听到哪一步。过了一会儿，他在石板上先划了三道竖线，再在旁边写：三十年。李远山喉咙一紧。“上一次也是这样？”守山人点头，又写：上一次，当村长。再往下，是停了停才添上的几个字：下一次，卖山。木炭灰落在石板边沿，像一点一点积起来的旧账。李远山盯着那几个字，耳边只剩山风穿树的声音。他想起父亲病中那句“先让人怕，再让人签字”，心里那堆散乱的线头一下被拽到一处。“谁卖？卖给谁？”守山人这回没写，只弯腰从棚子底下拖出一根木桩。桩子一头削尖，另一头还留着白油漆和半截编号，像勘测时打进地里的界桩。老头把木桩往地上一磕，指了指山外，又指了指村里，最后拿木炭写：来过三回。李远山蹲下看那木桩，木头上沾着红泥，和翠花鞋底、祠堂后箱子的颜色一样。他把桩子翻过来，背面还有半个模糊的章印，看不全，只能辨出一个“矿”字。山里一下安静得很，连土黄狗都把耳朵竖起来，朝林子深处望。过了片刻，草丛里蹿出一只黄皮子，尾巴拖着水，从一块黑石后头穿过去，动作利索，像赶路。守山人看都没看那东西，只在石板上写下最后一句：畜生吃鸡，人吃山。李远山把那块石板上的字反反复复看了几遍，像怕自己记漏了什么。下山前，他问守山人：“三十年前死的那三个人，是不是跟这个有关？”老头没直接答，只把木炭按断了半截。

他低头在石板角上写了两个字：怕死。李远山背起包往回走时，山路被太阳晒出一股潮土味。他回头看了一眼，守山人已经坐回棚前削竹篾，像什么都没说过。那条土黄狗依旧没叫，趴在门槛边，眼睛半睁着。山里有些事就是这样，摆在面上时像谁家今天少了一只鸡，往深处一挖，底下却全是旧骨头。

第006章_三十年的轮回

第006章 三十年的轮回 从后山下来以后，李远山没急着回家，先绕去了村委会后头那间旧仓房。黄泥坳的账本、户册、老文件这些年都堆在里面，平时没人翻，门口挂着把生锈的锁。远山去找王会计借钥匙，王会计是个五十多岁的女人，眼睛有点花，听见他要来看旧档案，先愣了一下，问他看那堆烂纸做什么。“想查查三十年前封山那阵的记录。”李远山说。王会计端着饭碗，筷子停在半空，往后山方向望了望，最后还是从腰间摸出钥匙。“你自己翻，别给我弄乱。很多纸一碰就烂。”仓房里一股霉味，木架子被白蚁蛀出细孔，旧账本叠得东倒西歪。李远山把窗推开一条缝，让光进来，挽起袖子一擦擦找。头两年没什么像样的东西，多是收粮收税和修路摊派。翻到最底下一层，才找到一本发潮的会议记录，封皮上写着一九八零年冬。纸页边角发黑，字却还认得清。那一年十二月，村里开过一次“封山护林大会”。记录写得很平，头一句就是：因后山异动，群众惊惧，为安民心，暂由村中统一管护老山场。下面跟着一串人名和手印。李远山一眼就看见一个熟悉的姓，主持人王茂成。现在的王村长叫王顺财，王茂成正是他伯伯。再往后翻，是来年春上的补记，说原守山队解散，老山场由村委代管。那之后没多久，王茂成就从生产队长成了村里主事的人。李远山把那几页摊平，又去翻死亡登记。那本本子更薄，记得也糙，很多人只有一个小名。父亲病中念叨的三个人都在上面。福生，失足坠坡；老宋，夜里过沟失脚溺亡；桂枝，服药自尽。死因都和黄皮子娶亲没有半个字关系，可登记日期很近，都在那场“异动”之后半年内。李远山盯着那些字看，胸口发沉。守山人说“怕死”，父亲说“追的人没一个得好”，村里人后来把这三条命拧成一根绳，挂在后山口上，谁经过都要抬头看一眼。仓房最里头还有一个裂开的皮箱，里头塞着更早的纸。李远山蹲下去，一张张抖开，终于翻到一份一九五零年出头的手写告示。纸已经脆得像干叶子，上面提到后山“夜见红火，兽行成列”，因此暂停丈量山界，由祠堂老人和保甲头人协商分看山地。签名处的字迹杂乱，能辨出几个外姓，王家名字却在最上头。那是再早一轮的“黄皮子娶亲”，结尾同样落到山界和谁来管山。皮箱底下还压着两张零碎收据，一张记着煤油和红布，一张记着锣鼓钱，时间都在那场“异动”前后。数目不大，却让整件事一下长出人的手脚。山不会去赊红布，也不会去买灯油，能把这些东西备齐的，只会是活人。李远山把收据夹到会议记录旁边，心里越发发冷，像有人把旧戏台底下的木桩一根根掏给他看。三十年一回，老山场就换一次说法。李远山把几份纸并排放在地上，越看越觉得冷。传说在村里流了几代，可每次传到最热的时候，落到纸上的都不是妖怪，而是山、地、权和钱。狗不叫、红灯、送亲路，像被人一遍遍借来用的旧戏台，唱词换了，台子没换。他正想把关键几页拍下来，门外忽然有人咳了一声。远山抬头，看见周二爷拄着竹杖站在门口，半边脸在光里半边脸在暗里。“你爹年轻那会儿，也来翻过这屋里的纸。”老人说。“他翻到什么？”周二爷走进来，低头看地上的会议记录，沉默了片刻。“翻到也没用。那时候谁都怕，怕家里再死人，怕山上真有东西。王茂成会说话，又肯出头，大家就让他管。人一怕，就愿意把事交给最会说

的人。”李远山问：“现在呢？现在你们还想把事交给谁？”周二爷没有正面答，只叹了口气：“你们年轻人把山看成土石和树，老一辈人看山，里头还装着命。装久了，哪怕有人在里头掺了假，谁也不敢一下全倒出来。”说完这句，老人伸手把一页快碎掉的纸角按平，动作很轻，像怕一用力连过去也给按散了。李远山看着他那只布满裂口的手，忽然明白，村里人不是没见过破绽，而是见过也未必敢接着往下翻。翻开了，后头跟着出来的不只是算计，还有那些年谁怕过、谁躲过、谁顺着怕活下来的账。老人走后，仓房里又剩他一个。李远山把手机贴近纸页，一张张拍下，拍到最后一页时，发现夹层里掉出一张近年的复印件，上头是某矿业公司的勘查意向，盖章不全，只写着“老山场北坡采样”。日期是半年前。文件没有正式归档，像是塞进来以后就再没人管。远山把纸举到窗边看，红色公章虚得厉害，底下签收那栏却有王顺财的名字。他把纸折起来塞进口袋，脑子里只剩一个念头。上一次，得利的是王茂成；这一回，轮到王顺财了。黄皮子娶亲隔了三十年再来，不是为了讨个吉凶，是有人又该借它吃一口大的了。

第007章_矿山的影子

第007章 矿山的影子 有了那张勘查意向复印件，李远山第二天一早就沿着县道往废矿路走。黄泥坳离镇上不算远，真要来人看山，车一定从那边进。路边新长的狗尾草上全是灰，鞋踩上去能扬起一层红粉，和后山小路、翠花凉鞋上的颜色一模一样。再往里走，废矿路拐进一片矮坡，坡上原先种过苞谷，现在荒了，地面钉着几根白头木桩，有的还拴着塑料布条，风一吹，远远看去像谁在草里插了几面小旗。李远山蹲下摸了摸木桩上的刻痕，和守山人棚里那根差不多，只是这里的编号更清楚，旁边还有喷漆做的记号。他顺着记号往里找，在一处塌了一半的矿棚后看见几只空水桶、方便面箱和一截丢下的测绳。棚里没人，地上烟头却还新，显然有人来过不久。更扎眼的是一辆皮卡留下的车辙，轮纹很深，边缘嵌着碎石，一路朝黄泥坳后山方向去。他掏出手机拍了几张，信号还是差，照片存得断断续续。土坡另一头忽然传来人声，他赶紧贴到棚子后面，隔着裂缝看见两个男人从坡下走上，一个穿夹克，一个提着黑包，裤脚上全是红泥。夹克男弯腰看了看木桩，骂了一句：“村里这几天闹得正好，等法事做足，签字就快了。”提包那人笑了笑，说王村长比上回更会来事。李远山把这两句话死死记住，等他们走远才从棚后出来。他没有追，怕打草惊蛇，只顺着车辙走到县道口。那里有一家卖杂货的小店，门口摆着成箱的矿泉水和方便面。店主见他拍路边，随口说：“这阵子外头车多，三天两头往你们村后头跑，说是看地。前天还有个女的坐他们车去镇上买药。”“什么女的？”“你们村那个寡妇，翠花。抱着娃来的，娃咳得脸都白了。”李远山心里一沉，没有再问。中午他折回镇卫生所，在门口等了半个多钟头，果然看见翠花从药房出来，手里拎着塑料袋，袋里压着几盒药。她身边站着一个穿皮鞋的男人，正是矿棚那边看见过的那个提包人。男人把一个信封塞给她，动作不快，也不躲人，像做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。翠花接过信封，往左右看了一眼，正好和李远山的目光撞上。她脚下一顿，脸色发僵。那男人顺着她的目光回头，李远山立刻移开视线，装作在看墙上贴的防疫通知。等他再抬头，两人已经分开。翠花把信封塞进衣襟，快步往镇外走，背影绷得很直。李远山没有当场拦她。他跟到桥头，看见翠花先去了米铺，除了半袋米，又到电器摊买了一只旧雾化机，最后才坐在路边石墩上歇。她的孩子在旁

边咳，胸口起伏得厉害，咳完就靠在她腿上喘，脸黄得像纸。李远山站在树荫下，忽然不知道自己该先记哪个细节，是那个塞信封的男人，还是孩子呼吸时发出的尖细声音。县道上有运砂车从坡下开过去，车斗里的红土被风吹得四散。那孩子被呛得又咳了一阵，翠花忙把他搂进怀里，用手给他顺背，手法熟练得让人心里发紧，像这种事她已经做过不知多少回。李远山站在远处，看见她一边哄孩子，一边还得分神护住药袋和那半袋赊来的米，忽然明白矿山的人为什么敢找她。他们要的不是多聪明的帮手，只要一个被日子逼到墙角的人。傍晚回村时，天边压着一层灰红。王村长正带人往晒谷场搬长桌，桌脚撞在石板上，叮当作响，显然第二场法事就定在这一两天。李远山从人群边上走过，听见有人说这回要请全村吃平安饭，谁家不去，就是不给山里面子。他刚走到溪沟边，翠花从竹林后头出来，挡在路上。她没有白天那么慌，眼下青得厉害，像早就想好了要找他。“晚上等娃睡了，你来老吊桥边。”她说，“你想问什么，我都告诉你。你要揭我，也等我把话说完。”说完这话，她把手里的药袋往怀里紧了紧，动作跟白天护那个信封一模一样。李远山看着她，没有再去追问镇上那一幕。很多事到这一步，已经不用她承认得太明白，他也知道底下埋着什么了。李远山看着她，没点头，也没摇头。翠花攥着药袋的手发白，脚边的水流卷着落叶往下走，声音很轻。她站了一会儿，又补了一句：“我男人死那回，矿上也是这样说的，说过了这一阵，日子就会好。你要是还想听，我就讲给你。”这正是李远山最不想听的那种故事。真把账翻出来，他要对付的不止是一个装神弄鬼的局，还得看见局底下压着的人命和药钱。可他还是应了一声，心里那根绷着的线反而更紧了。

第008章_翠花的账

第008章 翠花的账 夜里月亮出来得晚，老吊桥横在溪沟上，木板受潮，踩上去发闷。李远山到时，翠花已经在桥头等着，脚边放着一只旧热水瓶和一袋药。她没把孩子带来，头发用黑皮筋扎着，脸洗过，眼底的眼色还是压不住。“坐吧。”她指了指桥边的石墩，自己先坐下去，拧开热水瓶喝了一口。溪水贴着石头流，声音像有人在黑里细细说话。山那边偶尔传来夜鸟一声叫，叫完又安静。翠花开口时，没有先说红灯笼，也没有先替自己辩解。“我男人叫何满仓，你小时候认得，跟你爹一块抬过杉木。”她说，“三年前他去邻县的顺源矿上做工，说是井下活苦，钱多。塌方那天，矿上先说人没事，让家属等通知。等我赶过去，人已经抬出来了，脸上全是泥。”李远山没插话，只听她往下讲。翠花说，矿上起初答应赔八万，后来层层扣，到她手里只剩四万多。办丧事、还外债、给孩子看病，一年不到就花空了。她儿子从小胸口弱，天一潮就喘，镇上医生让她备着雾化机和药，药一断，夜里就像有人掐住娃的脖子。她说这些时，语气平平，像在报家里今年收了几担谷。只有提到孩子喘不上气的时候，手指把热水瓶耳子攥得直响。“年前顺源矿的人找到我，说要来你们后山看样。”她看着溪面，“我原先不答应。后来孩子正好又犯病，我跑遍几家亲戚，能借的都借过了。那人说，只要我帮着做一件事，先给两千，事成再给三千。”“让你说看见送亲队伍？”翠花点头。“头一回是我去矿路边拿灯，交给刘法师的徒弟。他们把灯和红布藏在祠堂后头，等夜深了再往山口搬。我只用第二天到晒谷场把话说出来，说自己看见了红灯和轿子。鞋底上的红泥，也是那天夜里踩上的。”她说完这句，抬头看了李远山一眼，像等他骂。李远山沉默了片刻，问：“第二场法事他们还要做什么？”“这回动静更大。”翠

花说，“王村长让各家都去，说人越多越灵。刘法师叫矿上的人把竹架子搬上山，外头蒙红布，里头装矿灯，还埋了小音箱。到时候灯一亮，锣一敲，山梁上就能见个影子。再吓上几句，后头他说什么，村里人就肯听了。”“听什么？”“听卖山。”翠花把话说得很干，“他们说北坡那片荒着也是荒着，卖给矿上，村里修路、修蓄水池，还给各家一笔钱。谁要是不签，就说谁冲了山里的喜路，害全村倒霉。你想想，谁扛得住这个名头。”她说到这里，捡起一根树枝，在湿泥地上画出晒谷场、祠堂、老杉树和刺梨丛的位置。哪一处埋电线，哪一处藏竹架，哪块石头后头压着音箱，她都一点点标给李远山看。溪边那片泥地很快被画成半张村图，乱糟糟的线和圈连在一起，像把这阵子压在村里的那张网摊到了地面上。溪沟边有青蛙跳进水里，扑通一声。李远山把手肘抵在膝上，盯着鞋尖上的泥。他早猜到是卖山，可真听人把药钱、音箱、竹架子和签字一条条摆出来，心里还是堵得厉害。翠花不是唯一能被收买的人，只是她最急，急得连怕都得往后排。“你为什么现在告诉我？”他问。翠花低头把药袋拢了拢。“白天你看见了，也查到了。我瞒不住。还有一条，我不想让他们拿我娃的命当绳子，往后一直拴着我。真到了签字那天，出了事，王村长和矿上人能拍拍屁股走，我走不了。”她停了停，又说：“你要是明天就把我抖出去，我认。可你要真想拦这事，别先来撕我。你撕了我，他们换个人照样做。”李远山没立刻答。他想到父亲、周二爷、晒谷场上那些点头的人，想到守山人那句“畜生吃鸡，人吃山”。村里人怕黄皮子，是因为怕之后的霉运；翠花怕的更实在，是药断了、米见底、孩子夜里喘不上来。怕这东西落到每个人身上，模样不一样，力气却一样大。“我不揭你。”他说，“但你得把他们埋线、挂灯、摆轿子的地方都告诉我。”翠花抬起头，眼里那层硬撑着的东西松了一点。她把路线一处处说给他听，哪片刺梨丛后有电瓶，哪棵老杉树下压着红布，哪块石头后藏着音箱。最后她从衣襟里摸出一个皱巴巴的信封，递过来。里头是三千块钱，还有一张写着顺源矿联系人电话的纸条。“钱你拿回去给娃买药。”李远山把信封推回去，只把纸条抽了出来，“这东西我留着。”翠花没再客气，把信封重新塞好，站起身时膝盖晃了一下。吊桥那边吹来一点凉风，水面起了细纹。李远山看着她拎药走远，心里反倒静下来。第二场法事不再只是传闻里的一团雾，它有电线、有灯、有钱，也有人命欠在后头。要拆，就得当着全村人的面，把这些东西一件件拎出来。

第009章_第二场法事

第009章 第二场法事 第二场法事定在两天后。消息一出，黄泥坳像过年一样忙，只是脸上没有喜气。各家各户都按王村长的话备了香纸和供品，晒谷场上支起长桌，祠堂门口挂满红布条，连去后山的岔道都被扫得干干净净。有人说这回要把“正主”送走，有人说不把事做足，庄稼和人都要遭殃。李远山白天在村里转了一圈，记住翠花告诉他的几个点，心里那张图越发清楚。傍晚时，山风从坳口灌进来，吹得红布一面面掀起。刘法师换了身更鲜亮的袍子，站在香案前念词，声音经喇叭一扩，整个晒谷场都跟着嗡。李远山混在人群后头，背包里装着钳子、手电和手机。父亲站在前排，脸色灰白，却硬撑着不肯回去。李远山看见他这样，心里一沉，还是没过去，只盯着后山口那片渐渐暗下去的林子。法事做了快一个时辰，天彻底黑下来。刘法师忽然把桃木剑一指，喝道：“让道。”人群立刻安静，连孩子都被大人捂住了嘴。紧接着，后山梁上亮起两点红光，先是两点，后头又续上四五点，沿着林边一字排

开。有人当场跪了下去，嘴里直念“来了来了”。再往上看，一团四方的暗红影子从树后晃出来，像真有顶轿子被人抬着走。锣声也跟着起来了，不知从哪头传过来，闷闷地敲，像隔着土层。人群里有人哭出声，有人往后退，场子一下乱成一锅。李远山没动，只盯住红光最亮的那一处。光线死，颜色硬，不像蜡烛，也不像煤油灯。他摸到人群边沿，趁众人都抬头看山时，钻进了翠花说过的那片刺梨丛。前排几个老人已经把香举过头顶，嘴里念念有词。有人顺手抓了把香灰往孩子额头上抹，像这样就能挡住冲撞。李远山看见父亲也跟着抬起了手，指间那三炷香抖得厉害，香头上的火星一明一暗。那一刻他更清楚，自己要扯开的不只是几根线，而是全村人此刻正拼命往上系的一口气。丛后果然埋着电瓶，线上裹着胶布，顺着草根往坡上走。李远山一把扯开盖着的麻袋，电瓶还在发热，旁边小音箱正往外吐着锣点。他顾不上多想，抄起钳子咬断了主线。山梁上的红灯立刻灭了三盏，轿影在黑里歪了一下。晒谷场上爆出一片惊叫，刘法师的念词也卡了壳。李远山提着断线冲出草丛，大声喊：“都看清楚，这不是山里的东西，是人埋的线。”没人应他，更多的人只顾着往后退。王村长先反应过来，指着他骂：“你胡闹什么，把法场冲了，祸要落全村头上！”李远山没理，沿着另一条线往坡上冲。那截竹架子就藏在老杉树后，外头蒙红布，里头挂着四只矿灯，用铁丝缠在竹篾上，远处一看，正好像轿子的轮廓。他一把扯开红布，矿灯外壳在手电光里亮出来，商标和祠堂后那箱一模一样。再往下，是两根脚手架钢管做的轿杠，上面还沾着红泥。这一下，站得近的人都看见了。周二爷瞪着眼，嘴唇直哆嗦；年轻些的几个人凑过来，半信半疑地摸那竹架。刘法师还想往回圆，扯着嗓子说法器也要借形借物，可话还没说完，李远山已经把小音箱从石头后头拎出来，往众人脚下一放。音箱里还在咚咚敲锣，声音不大，却足够让所有人听清。“这就是你们听见的送亲声。”李远山说，“灯是矿灯，轿是竹架，线从刺梨丛埋过来，连电瓶都在后头。谁在借黄皮子的名头吓人，自己心里清楚。”王村长脸一下沉了，快步上前要抢他手里的音箱。两人拉扯间，手机从李远山兜里滑出来，掉在地上，屏幕正亮着，上头是那张勘查意向复印件的照片。站得近的几个人看见“矿业”“采样”几个字，神情都变了。有人开始问王村长这是什么意思，有人问是不是要卖北坡。场子眼看就要朝另一个方向倒过去，李大山忽然从人群里挤出来。他咳得厉害，脸上一点血色都没有，抬手就给了李远山一巴掌。这一下打得很响，连周围的人都静了。“你给我闭嘴。”李大山喘着气，手还在抖，“山里的路，轮不到你这样踩烂。”李远山被打得偏过脸，耳朵里嗡了一下。比疼更重的是那一瞬的发空。他看着父亲发红的眼和起伏不定的胸口，手里的音箱忽然变得很沉。人群重新骚动起来，刚才那点疑心又被这一巴掌打散了，有人说李远山冲了法场，有人忙着去扶李大山，有人趁乱把刘法师往后挡。夜风穿过后山口，把扯落的红布吹到他脚边。布上沾着泥和草籽，看起来再寻常不过。李远山站在那堆假灯假轿前，听着村里人的脚步和咒骂混在一起，心里明白自己把机关拆出来了，可真正压在全村头上的东西，还一动没动。

第010章_父子

第010章 父子 那晚回到家，院子里一点声气都没有。墨团趴在墙根，看见父子两个进门，起身转了两圈，又卧回去。李大山走得很慢，每咳一下都要扶一下门框，像那一巴掌已经把他剩下的力气都打空了。李远山跟在后头，脸颊还火辣，心里反倒冷下来。进屋后，父亲先坐到床沿，弯腰脱鞋，半天没抬

头。李远山把桌上的煤油灯拨亮，屋里黄光一团，照出两个人脸上的疲惫。“你明知道那些东西是人做的，还打我。”他开口时，嗓子有点哑。李大山抓起搪瓷缸喝了口水，咳了一阵，才说：“你拆的是灯，不是事。”“事就是他们借黄皮子的名头卖山。”“卖山我也恨。”父亲抬起头，眼里全是血丝，“可你以为把灯扯下来，山里的规矩就没了？你以为全村这些年怕的是几块红布、几个矿灯？”李远山盯着他：“那你们怕什么？”屋里安静了片刻，外头有风过竹林，刷啦啦一片。李大山把手搁在膝盖上，指节粗硬，像一截节节分明的老树根。“怕命没个着落。”他说，“你在省城念书，凡事都讲证据，讲图纸，讲哪个地方受力，哪个地方会塌。我们在山里过日子，先学会的是别惹山，别惹天，别做那个出头的人。不是因为聪明，是因为怕。怕庄稼烂在地里，怕娃娃发烧，怕人走夜路回不来。”李远山听着这话，脑子里却翻出小时候的一幕。那时他跟父亲上山砍柴，走到老路口，李大山总要让他把镰刀先放下，再折根野草插进石缝里，说这是跟山打招呼。小远山嫌麻烦，常常插得东倒西歪，父亲也不骂，只蹲下来重新摆正。如今想来，父亲未必真信一根草能挡祸，他信的是人做了这个动作，心里就稳一点。黄泥坳的人日子苦，稳一点，就能挨过一季雨、一场病、一回收成。李远山说：“可正是这个怕，让王顺财拿来压你们签字。”“那也比一下把底抽空强。”李大山声音猛地高了，“你让我承认什么？承认我年轻时信错了，躲了半辈子的东西全是假的？承认福生、老宋、桂枝那几条命白白没了？承认我每年烧纸、每次绕山口、每回叫你夜里别出门，都是自己骗自己？”他说着，抬手指了指堂屋梁上挂着的蓑衣和斗笠。“你娘咽气那年，也是连雨，路断了三天，棺都抬不出坳。那几天若不是村里人轮着送米送火，守着老规矩，不许乱走，不许乱哭，我们父子两个早乱了套。你嫌这些规矩笨，可笨办法也拢住过人。山里人活着，靠的不全是理，还有一口互相搀着的气。”他说到这里，咳得弯下腰，手背上青筋全浮出来。李远山想伸手扶，父亲一把甩开，眼睛死死盯着他。“你叫我信你，等于叫我把这一辈子都翻过来。你说得轻，我怎么翻？”这话砸得李远山胸口发闷。他忽然明白，父亲护着的不光是后山那些规矩，也是自己撑了这么多年的活法。要他在一夜之间承认这些东西经不起拆，跟让他承认自己一辈子白活差不了多少。可他又不能顺着这条路走下去。顺着走，山就真要卖了。煤油灯的火芯烧得长了，灯罩里起了黑烟。李远山伸手拧小火，屋里的光跟着暗下去，父亲脸上的皱纹便更深，像一道道被岁月犁开的垄沟。他忽然生出一种迟来的明白，自己这些年在省城学到的东西，没有哪一样教过他怎么去拆一个老人赖以活下来的世界。可眼前的事又逼得他必须拆，哪怕拆开以后，父亲看他的眼神会跟看外人差不多。“我不是要你白活。”李远山压着火说，“我是想把你从这堆怕里拉出来。你病成这样，不去医院；村里被人做局，你也不肯看。你守的到底是山，还是你心里那点不敢碰的东西？”李大山没马上答。他低头盯着地面，半晌才说：“你没见过那一夜，就别跟我说这话。”李远山追问：“三十年前你到底见过什么？”父亲嘴唇动了动，最后只是摆手：“见过什么都不能乱说。说破了，山会记账。”屋里的空气一下僵住。李远山觉得自己再说下去也只会撞得更狠，便转身去灶屋烧水。水刚上火，屋里却很久没有动静。他端着热水回房时，床上已经空了，门后那件厚褂子和父亲常穿的解放鞋都不见了。“爹！”院门半掩，风把门板吹得一下一下碰墙。李远山冲出去，只见坡道上有一道歪斜的脚印，朝后山去了，脚印边还落着几滴咳出来的深色痰水。天上没月亮，山梁是一整块黑影。墨团这时才站起来，朝后山低低鸣了两声，又不敢叫开。李远山抓起手电和外套就追。跑下两级石阶时，他心里忽然生出一种很重的预感。父亲不是赌气出门，他是要自己去见一见那条守了半辈子的送亲路，像一个人临到最后，总得回头去碰一下最早把他绊住的那块石头。

第011章_山里的答案

第011章 山里的答案 夜里的后山比白天陡得多。李远山沿着手电光追父亲的脚印，鞋底一路打滑，裤腿很快被露水和泥糊透。新踩出来的小路在黑里发白，拐过几片杉林后，前头隐约传来咳声，断断续续，像谁在石缝里敲木槌。他加快脚步，终于在守山棚外看见父亲，正扶着门框弯腰喘气。哑巴守山人坐在门口，火塘里煨着一点炭，见李远山来了，只抬头看了一眼，没有拦。李大山回头时，脸上全是冷汗，眼睛却亮得吓人。“你跟来做什么？”他问。“怕你死在路上。”李远山说。这句话太硬，落出来连他自己都觉得硌。李大山没有发火，只慢慢坐到火塘边，伸手烤了烤火，像身上的寒气从骨头缝里往外冒。山里静得很，偶尔能听见远处野物钻草的细响。守山人把一碗热水推给他，父亲接过去，喝了两口，喉结上下动了动，才开口。“三十年前，我二十五，跟你现在差不多。”他说，“那时我不比你胆小，也不比你信得多。村里说后山见了红灯，福生不服，老宋也不服，拉着我夜里去看。我们沿着老猎径摸到半山，真看见一串灯过去，还有一顶红东西，四个人抬着。走近了才知道，灯是煤油灯，轿子是竹篾扎的，抬轿的是村里几个年轻后生，脸上抹了锅灰。”李远山心里猛地一跳。“谁让他们干的？”“王茂成。”李大山说出这个名字时，声音很轻，“他说要让外头来量山的人知难而退，也要让村里人都晓得，老山场不是谁都能碰。福生当时就骂，说第二天要去祠堂当面拆他。结果下山时他脚下一滑，从岭坎滚了下去。人抬回来还有气，熬到天亮没了。老宋第二天去沟里找福生掉下去的帽子，脚又打滑，水才到膝盖深，人也没爬上来。桂枝是福生媳妇，村里都说是她撵掇男人去看送亲路，福生才丢了命。她受不住闲话，喝了农药。”“后来王茂成逢年过节都去三家送米送肉，嘴上说是帮衬，村里人越看越觉得他压得住事，连死人家里都不敢再跟他撕破脸。”李大山停了一下，声音更哑，“我也跟着去过两回。那不是补情分，是拿一点实惠把活人的嘴压住。可那时候谁还顾得上分这个，大家都只想着先把日子往下过。”火塘里的炭啪地裂了一声，火星蹿起一点，又落回灰里。李远山盯着父亲的侧脸，半晌说不出话。三条命摆开来，没有一条是黄皮子亲手拿走的，可每一条都被那场“送亲”拽着，往后越拖越长。“你既然知道是王茂成做的，为什么这些年不说？”李大山把碗搁下，手指在碗沿上摩挲了一圈。“起初想说。可福生一死，老宋一死，村里人都慌了。再到桂枝没了，谁还敢往外说是假的？假的也能要人命。王茂成顺势说，山里已经记下了，看过的人、说破的人、犯忌的人，一个都躲不过。你说那是胡扯，可那阵子人人都亲眼见死人，谁还分得清胡扯和真事。”李远山想反驳，话到了嘴边又咽下去。他知道父亲说的不是神怪真假，而是恐惧一旦落到人身上，会自己长腿。福生若不是为了追那串灯，不会摔下去；老宋若不是怕兄弟死得不明白，不会夜里再去沟边；桂枝若不是被全村指成触霉头的人，也不至于走到绝路。人做的假，被人一层层信下去，最后就跟真灾没什么两样。李大山抬头望向林子深处，声音更低了：“那天抬完福生回来，我一个人坐到天亮，真看见一队黄皮子从石梁那头过去，头尾连着，走得很齐，尾巴都竖着。没有灯，也没声，跟赶路一样。我到今天也说不清，那到底算什么。反正从那以后，我知道山里这事，你说它全假，也说不圆。”守山人在一旁听着，拿木炭在石板上写了几个字，递到李远山面前：人先演，山后接。李远山看着那行字，胸口像被什么东西压住，又慢慢松开。他终于明白父亲这些年守着的不是一个简单的传说，而是亲眼看见恐惧怎样把人往死里推，再也不敢拿它当玩笑。可眼下这回卖山的局，还是得有人掀。“你先回棚里歇着。”他说，“今夜我在山上守。”李大山一怔，抬眼看他：“你守什么？”“守到天亮。”李远山把手电搁在膝上，“我不

借刘法师的灯，也不借王顺财的话，更不借你的眼睛。有没有，我自己看。”父亲像还想说什么，张了张嘴，咳声先涌上来。守山人起身把他往棚里让，动作很慢。李远山没跟进去，只把外套裹紧，坐到棚外那块平石上。山风一阵阵吹过，树梢轻轻摆，夜像一口深井，越往里看越黑。他知道这一夜未必会给他一个干净答案，可走到这里，他已经不能再回头。

第012章_黄皮子的队伍

第012章 黄皮子的队伍 李远山在山上守了一夜。头半夜还有风，吹得杉针不停落，打在石头上有细细的脆响。后半夜风小了，林子里潮气往身上贴，裤腿一层层发冷。守山棚里偶尔传出父亲压着的咳声，咳完又静下去。哑巴守山人半夜出来添过一回火，没说话，只把一截干柴靠到他手边。李远山点头谢了，眼睛一直看着那条夹在乱石和草窝之间的兽径。他起先还会记时间，手机亮一下，才过去二十分钟，再亮一下，又过去十七分钟。到了后半夜，时间这东西像散开了，山里只剩各种细小的动静。灌木里有东西窜过，应该是鼠；远坡传来一声短促的叫，像山鸡；更深处偶尔有枝条被压断，一声，两声，接着就没了。李远山把这些声音一件件分开，越分越清楚，心里反而越平。真到了这时候，他发现自己其实没那么想求一个“有”或者“没有”。他更想知道，这座山离开那些人嘴里的说法以后，原本是什么样。天快亮时，东边天口发白，林子边缘一寸寸显出轮廓。整整一夜，没有红灯，没有轿影，没有喷嚏，也没有谁从土里把锣声敲出来。李远山坐得腿都麻了，站起来活动一下，肩背像压了块石板。他回头看了眼守山棚，门还关着，父亲大概睡过去了。守山人蹲在火塘边拨灰，听见他起身，只抬手往下山的路点了点。李远山明白他的意思，便把背包背上，沿着兽径旁边的老路往下走。晨雾从沟底往上浮，草叶上水亮亮的，鞋踩过去，露珠就顺着裤脚往下滚。走到半山石梁时，他忽然听见前头草里窸窣一阵，忙停住脚。先出来的是一只大的，毛黄得发亮，身子贴着地，尾巴拖在后头。它站在石头边闻了闻，转头便往另一侧走。接着又出来第二只、第三只，再往后还有小的，前后连成一列，沿着那道兽径鱼贯而过。它们走得不快，也不看他，像早就认熟了这条路。尾巴扫过露水，草叶一根根晃动，远看真有点像谁家送亲的队伍，只不过没有灯，也没有轿，只有山里清早的湿气和它们身上那股浅浅的臊味。李远山站在原地，一动没动，看着那队黄皮子穿过乱石，钻进另一侧的刺梨丛。最后一只个头最小，过沟时停了一下，抬头朝他这边望了望，眼睛乌亮，随即也没入草里。整件事不过几十息，短得像天刚亮时打了个盹。山风一吹，刺梨叶子合拢，路上只剩几枚浅浅的爪印。他没有追，也没有喊。守了一夜以后，这一幕落到眼前，倒没有想象中那样惊心。黄皮子就是黄皮子，在山里排成一列走路，也不需要谁替它们解释。可李远山站在那块石梁上，还是把父亲那句话重新想了一遍。人先演，山后接。假的灯和轿能把人吓得失脚，真的黄皮子照旧从它们自己的路上过去。两样东西搭在一处，才是黄泥坳这么多年甩不掉的东西。回到家时，村子刚醒。几户人家的烟囱冒起白烟，鸡从竹笼里放出来，墨团趴在门口打哈欠，见他回来，只摇了摇尾巴。李大山已经被守山人送回来了，侧身睡在床上，脸色还差，呼吸却比前几日平稳。李远山替他掖了掖被角，手指碰到父亲胳膊，骨头硌得人心里发酸。他坐到床边，从口袋里摸出手机。屏幕上还存着那张勘查意向复印件和昨晚拍下的矿灯、竹架、电瓶照片。那些东西能证明王顺财做过局，却未必能一下拦住卖山。现在把照片丢出去，最先被拖出来问话的多半是翠花，甚至还

有几个帮着搬东西的年轻人；真正出钱的人，转身就能换条路走。李远山盯着屏幕看了很久，最后把那张不完整的合同照片删掉了，别的证据还留着。删完以后，他又把原先写好却一直没发出去的那条短信草稿一并清了。那是准备发给省城同学求帮忙找媒体的，昨晚之前他一直觉得越快捅出去越好，现在却知道事情没有那么直。黄泥坳的结不是一张照片就能解开的，照片能刺破一层皮，却未必能接住后头散出来的人。他知道这不是收手，是换一种打法。山还在，矿上的人还会来，王顺财也不会就这么认输。可他已经不打算再回省城等消息。黄泥坳的事，终归得有人留在这里，一寸一寸地跟它磨。窗外晨雾还没散尽，后山被白气盖住，只露出一道模糊山肩。李远山坐在父亲床边，听见院子里有鸡啄食，也听见远处有人喊早工。昨夜那队黄皮子从他眼前过去的样子还在脑子里，清清楚楚。他没有告诉任何人，也不准备告诉。对黄泥坳来说，有些事不必分到只剩真假两头。只要人信，它就会在日子里生根；只要人怕，它就能推着一村的人往前走。李远山低头把手机收起，伸手把父亲床边那碗凉了的药端去灶屋，心里已经把接下来的路想明白了。